

S

華蓋集續編

(註釋本)

魯迅



華蓋集續編

魯迅

今代圖書公司出版

華蓋集

魯迅著

今升圖書公司出

香港新嘉坡三一號二十號

嶺南日報公司承印

香港新嘉坡西安里三十號

*

香港·新嘉坡各埠書局均有出售

1908年8月

[No. 3003]

華蓋集

華蓋集續編

魯迅著

*

今代圖書公司出版

香港電氣道一三五號十二樓

嶺南印刷公司承印

香港德輔道西西安里十三號

*

香港・南洋各地書局均有代售

1965年5月版

[No. 3962]

精裝本定價 H.

出版說明

本書这次出版，曾經依照作者亲自編校的初版，并且參照各篇最初發表时的杂志和报纸，作了初步的校勘。凡在以往各种版本中存在而为我们所已發現的排印上的錯誤，都已經加以改正。同时，我们又試加了一些注釋，附在全書的后面，在正文中則标以1、2、3……的號碼。

本書最初于一九二六年由北京北新書局出版，此后印行的版本都和初版相同。在一九三八年由魯迅先生紀念委员会編輯、魯迅全集出版社出版的《魯迅全集》中，本書編入第三卷；一九四一年魯迅全集出版社印行《魯迅三十年集》时，本書也曾收入。

本書这次試加的注釋，不妥、錯誤和不充分之处一定不少，恳切希望讀者指正。

一九五六年八月

目 錄

小引	1
----	---

一九二六年

雜論管閑事・做學問・灰色等	3
有趣的消息	10
學界的三魂	16
古書與白話	19
一點比喻	22
不是信	25
我還不能“帶住”	39
送灶日漫筆	42
談皇帝	46
無花的薔薇	48
無花的薔薇之二	53
“死地”	57
可慘與可笑	59
紀念劉和珍君	62
空談	68

如此“討赤”	71
無花的薔薇之三	73
新的薔薇	77
再來一次	81
為半農題記《何典》后，作	85
馬上日記	89
馬上支日記	100
馬上日記之二	117
記“發薪”	122
記談話(培良)	128
上海通信	133

續編的續編

廈門通信	139
廈門通信(二)	142
阿Q正傳的成因	145
關於三藏取經記等	153
所謂“思想界先驅者”魯迅啓事	158
廈門通信(三)	159
海上通信	163
注釋	167

小 引

还不滿一整年，所寫的雜感的分量，已有去年一年的那么多了。秋來住在海边，目前只見云水，听到的多是風濤声，几乎和社会隔絕。如果环境沒有改变，大概今年不見得再有什么廢話了罢。灯下無事，便將旧稿編集起來，还预备付印，以供給要看我的雜感的主顧們。

这里面所講的仍然並沒有宇宙的奥义和人生的真諦。不过是，將我所遇到的，所想到的，所要說的，一任它怎样淺薄，怎样偏激，有时便都用筆寫了下來。說得自誇一点，就如悲喜时節的歌哭一般，那时無非借此來釋憤抒情，現在更不想和誰去搶奪所謂公理或正义。你要那样，我偏要这样是有的；偏不遵命，偏不磕头是有的；偏要在庄嚴高尚的假面上撥它一撥也是有的，此外却毫無什么大举。名副其实，“雜感”而已。

从一月以來的，大略都在內了；只刪去了一篇¹。那是因为其中开列着許多人，未曾，也不易遍征同意，所以不好擅自發表。

書名呢？年月是改了，情形却依旧，就还叫《華蓋集》。然而年月究竟是改了，因此只得添上兩個字：“續

編”。

一九二六年十月十四日，魯迅記于廈門。

雜論管閑事·做學問·灰色等¹

1

聽說从今年起，陳源（即西滢）教授要不管閑事了；這豫言就見于《現代評論》五十六期的《閑話》里²。慚愧我沒有拜讀這一期，因此也不知其詳。要是確的呢，那麼，除了用那照例的客套說聲“可惜”³之外，真的倒實在很詫異自己之胡塗：年紀這麼大了，竟不知道陽歷的十二月三十一日和一月一日之交在別人是可以用發生這樣的大變動。我近來對於年關頗有些神經過鈍了，全不覺得怎樣。其實，倘要覺得罷，可是也不勝其覺得。大家挂上五色旗⁴，大街上搭起几坐彩坊，中間還有四個字道：“普天同慶”，據說這算是過年。大家关了門，貼上門神，爆竹畢剝砰確的放起來，據說這也是過年。要是言行真跟着過年為轉移，怕要轉移不迭，勢必至于成為轉圈子。所以，神經過鈍雖然有落伍之慮，但有弊必有利，却也很占一点小小的便宜的。

但是，還有些事我終於想不明白：即如天下有閑事，有人管閑事之類。我現在覺得世上是仿佛沒有所謂閑事的，

有人來管，便都和自己有点关系；即便是愛人類，也因为自己是人。假使我們知道了火星里張龍和趙虎打架，便即大有作为，請酒开会，維持張龍，或否認趙虎⁵，那自然是頗近于管閑事了。然而火星上事，既然能够“知道”，則至少必須已經可以通信，关系也密切起來，算不得閑事了。因为既能通信，也許將來就能交通，他們終于会在我們的頭頂上打架。至于咱們地球之上，即無論那一處，事事都和我們相关，然而竟不管者，或因不知道，或因管不着，非以其“閑”也。譬如英國有劉千昭雇了愛爾蘭老媽子在倫敦拉出女生⁶，在我們是閑事似的罷，其实并不，也会影响到我們这里來。留学生不是多多，多多了么？倘有合宜之处，就要引以为例，正如在文学上的引用什么莎士比亚呀，塞文狄斯呀，芮恩施⁷呀一般。

（不对，錯了。芮恩施是美國的駐華公使，不是文学家。我大約因为在講什么文藝學術的一篇論文上見過他的名字，所以一不小心便帶出來了。合即訂正于此，尚希讀者諒之。）

即使是动物，也怎能和我們不相干？青蠅的脚上有一个霍乱菌，蚊子的唾沫里有兩個瘡疾菌，就說不定會鑽進誰的血里去。管到“鄰猫生子”⁸，很有人以为笑談，其实却正与自己大有相关。譬如我的院子里，現在就有四匹鄰猫常常吵架了，倘使这些太太們之一又誕育四匹，則三四月后，我就得常听到八匹猫們常常吵鬧，比現在加倍地心煩。

所以我就有了一种偏見，以为天下本無所謂閑事，只因

为沒有这許多遍管的精神和力量，于是便只好抓一点來管。为什么独抓这一点呢？自然是最和自己相关的，大則因为同是人类，或是同类，同志；小則，因为是同学，親戚，同鄉，——至少，也大概叨光过什么，虽然自己的顯在意識上并不了然，或者其实了然，而故意裝癡作傻。

但陈源教授据說是去年却管了閑事了，要是我上文所說的并不錯，那就确是一个超人。今年不問世事，也委实是可惜之至，真是斯人不管，“如蒼生何”⁹了。幸而陰曆的过年又快到了，除夕的亥时一过，也許又可望心回意轉的罢。

2

昨天下午我从沙灘¹⁰ 回家的时候，知道大琦君來訪过我了。这使我很高兴，因为我是猜想他進了病院的了，現在知道並沒有。而尤其使我高兴的是他还留贈我一本《現代評論增刊》，只要一看見封面上画着的一枝細長的蠟燭，便明白这是光明之象，更何况还有許多名人学者的著作，更何况其中还有陈源教授的一篇《做學問的工具》呢？这是正論，至少可以賽过“閑話”的；至少，是我覺得賽过“閑話”，因为它給了我許多东西。

我現在才知道南池子的“政治学会圖書館”去年“因为时局的关系，借書的成績長進了三至七倍”了，但他“家翰筌”¹¹ 却还“用‘平时不燒香，臨時抱佛脚’十个字形容当今學術界大部分的狀況”。这很改正了我許多誤解。我先已說

过，現在的留學生是多多，多多了，但我總疑心他們大部分是在外國租了房子，關起門來燉牛肉吃的，而且在東京實在也看見過。那時我想：燉牛肉吃，在中國就可以，何必路遠迢迢，跑到外國來呢？雖然外國講究畜牧，或者肉里面的寄生蟲可以少些，但燉爛了，即使多也就沒有關係。所以，我看見回國的學者，頭兩年穿洋服，後來穿皮袍，昂頭而走的，總疑心他是在外國親手燉過幾年牛肉的人物，而且即使有了什麼事，連“佛腳”也未必肯抱的。現在知道並不然，至少是“留學歐美歸國的人”並不然。但可惜中國的圖書館里的書太少了，據說北京“三十多個大學，不論國立私立，還不及我們私人的書多”云。這“我們”里面，據說第一要數“溥儀先生的教師莊士敦先生”¹²，第二大概是“孤桐先生”¹³即章士釗，因為在德國柏林時候，陳源教授就親眼看見他兩間屋里“幾乎滿床滿架滿桌滿地，都是關於社會主義的德文書”。現在呢，想來一定是更多的了。這真教我欣羨佩服。記得自己留學時候，官費每月三十六元，支付衣食學費之外，簡直沒有贏余，混了幾年，所有的書連一壁也遮不滿，而且還是雜書，並非專而又專，如“都是關於社會主義的德文書”之類。

但是很可惜，據說當民眾“再毀”這位“孤桐先生”的“寒家”時，“好像他們夫婦兩位的藏書都散失了”。¹⁴想那時一定是拉了幾十車，向各處走散，可惜我沒有去看，否則倒也是一個壯觀。

所以“暴民”之為“正人君子”所深惡痛絕，也實在有理

由，即如这回之“散失”了“孤桐先生”夫妇的藏書，其加于中國的損失，就在毀坏了三十多个國立及私立大学的圖書館之上。和这一比較，刘百昭司長的失少了家藏的公款八千元¹⁵，要算小事件了，但我們所引为遺憾的是偏是章士釗、刘百昭有这么多的儲藏，而这些儲藏偏又全都遭了劫。

在幼小时候曾有一个老于世故的長輩告誡过我：你不要和沒出息的担子或攤子为难，他会自己摔了，却誣賴你，說不清，也賠不完。这話于我似乎到現在还有影响，我新年去逛火神庙¹⁶的庙会时，总不敢挤近玉器攤去，即使它不过擺着寥寥的几件。怕的是一不小心，將它碰倒了，或者摔碎了一兩件，就要变成宝贝，一輩子賠不完，那罪孽之重，会在毀坏一坐博物館之上。而且推而廣之，連熱鬧場中也不大去了，那一回的示威运动时，虽有“打落門牙”的“流言”，¹⁷其实却躺在家里，托福無恙。但那兩屋子“关于社会主义的德文書”以及其他从“孤桐先生”府上陸續散出的壯觀，却也因此“交臂失之”¹⁸了。这实在也就是所謂“有一利必有一弊”，無法兩全的。

現在是收藏洋書之富，私人要数庄士敦先生，公团要推“政治学会圖書館”了，只可惜一个是外國人，一个是靠着美國公使芮恩施竭力提倡出來的¹⁹。“北京國立圖書館”將要擴張，实在是再好沒有的事，但听說所依靠的还是美國退还的賠款²⁰，常年經費又不过三万元，每月二千余。要用美國的賠款，也是非同小可的事，第一，館長就必须学貫中西，世界聞名的学者。据說，这自然只有梁啓超先

生²¹了，但可惜西學不大賞，所以配上一個北大教授李四光先生做副館長，湊成一個中外兼通的完人。然而兩位薪水每月就要一千多，所以此後也似乎不大能夠多買書籍。這也就是所謂“有利必有弊”罷，想到這裡，我們就更不能不痛切地感到“孤桐先生”獨力購置的几房子好書慘遭散失之可惜了。

總之，在近幾年中，是未必能有較好的“做學問的工具”的，學者要用功，只好是自己買書讀，但又沒有錢。聽說“孤桐先生”倒是想到了這一節，曾經發表過文章，然而下台了，很可惜。²² 學者們另外還有什麼法子呢，自然“也難怪他們除了說說‘閑話’便沒有什麼可干”，雖然北京三十多個大學還不及他們“私人的書多”。為什麼呢？要知道做學問不是容易事，“也許一個小小的題目得參考百十種書”，連“孤桐先生”的藏書也未必够用。陳源教授就舉着一個例：“就以《四書》²³來說”罷，“不研究漢、宋、明、清許多儒家的注疏理論，《四書》的真正意義是不易領會的。短短的一部《四書》，如果細細的研究起來，就得用得着几百几千種參考書”。

這就足見“學問之道，浩如烟海”了，那“短短的一部《四書》”，我是讀過的，至於漢人的《四書》注疏或理論，却連聽也沒有聽到過。陳源教授所推許為“那樣提倡風雅的疆藩大臣”之一張之洞先生²⁴在做給“束髮小生”們看的《書目答問》上曾經說：“《四書》，南宋以後之名。”我向來就相信他的話，此後翻翻《漢書藝文志》，《隋書經籍志》²⁵之類，

也只有“五經”，“六經”，“七經”，“六藝”，却没有“四書”，更何況漢人所做的注疏和理論。但我所參考的，自然不過是通常書，北京大學的圖書館里就有，見聞寡陋，也未可知，然而也只得這樣就算了，因為即使要“抱”，却連“佛腳”都沒有。由此想來，那能“抱佛腳”的，肯“抱佛腳”的，的確還是真正的福人，真正的學者了。他“家翰筌”還慨乎言之，大約是“《春秋》責備賢者”²⁶之意罷。

完

現在不高興寫下去了，只好就此完結。總之：將《現代評論增刊》略翻一遍，就覺得五光十色，正如看見有一回廣告上所開列的作者的名單。例如李仲揆教授的《生命的研究》呀，胡適教授的《譯詩三首》呀，徐志摩先生的譯詩一首呀，西林氏的《壓迫》²⁷呀，陶孟和教授的要到二〇二五年才發表而必須我們的玄孫才能全部拜讀的大著作的一部分呀²⁸……。但是，翻下去時，不知怎的我的眼睛却看見灰色了，於是乎拋開。

現在的小學生就能玩七色板，將七種顏色塗在圓板上，停着的時候，是好看的，一轉，便變成灰色，——本該是白色的罷，可是塗得不得法，變成灰色了。收羅許多著名學者的大著作的大報，自然是光怪陸離，但也是轉不得，轉一周，就不免要顯出灰色來，雖然也許這倒正是它的特色。

一月三日。

有趣的消息¹

虽說北京像一片大沙漠，青年們却还向这里跑；老年們也不大走，即或有到別处去走一趟的，不久就轉回來了，仿佛倒是北京还很有什么可以留恋。厭世詩人的怨人生，真是“感慨系之矣”，然而他总活着；連祖述釋迦牟尼先生的哲人勗本華尔²也不免暗地里吃一种医治什么病症的藥，不肯輕易“涅槃”。俗語說：“好死不如惡活，”这当然不过是俗人的俗見罷了，可是文人学者之流也何尝不这样。所不同的，只是他总有一面辞嚴义正的軍旗，还有一条尤其义正辞嚴的逃路。真的，倘不这样，人生可真要無聊透頂，無話可說了。

北京就是一天一天地百物昂貴起來；自己的“区区僉事”，又因为“妄有主張”，³被章士釗先生革掉了。向來所遭遇的呢，借了安特來夫⁴的話來說，是“沒有花，沒有詩”，就只有百物昂貴。然而也还是“妄有主張”，沒法回头；倘使有一个妹子，如《晨报副刊》上所艷称的“閑話先生”的家事似的，叫道：“阿哥！”那声音正如“銀鈴之响于幽谷”，向我求告，“你不要再做文章得罪人家了，好不好？”⁵我也許可以借此撥轉馬头，躲到別墅里去研究漢朝